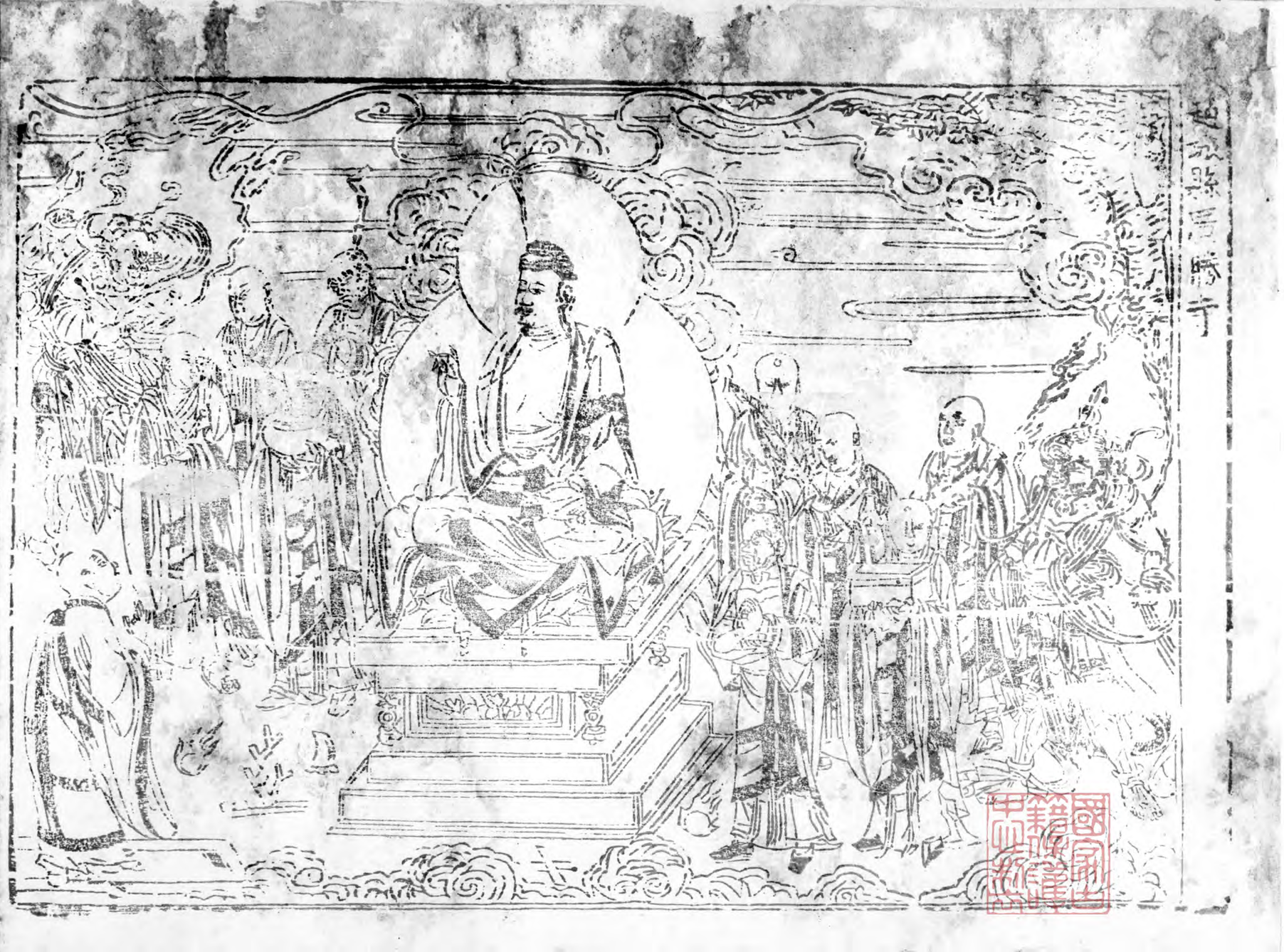
廣弘明集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道觀詔　周武帝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詔事釋惠遠

周祖巡鄴請開佛法事　任道林

周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　王明廣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　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

擯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量

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

教論無聞道法意弥不伏无奈理通

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

内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

无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

分派源逾遠淳離撲散形器斯乖遂

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竟九流七略異

說相騰道隱小成其来久矣不有會

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

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

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

之隆崗守磧礪者悟渤澥之泓澄

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

恒式主者施行

所以濟養黎元狀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崒守磧礪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並選釋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勞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彭亨譎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出入通道雖被抑退常翦鬚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鬚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鬚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鬚之士豈是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今常淨剃鬚者冠纓領人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周祖平齊召僧敘廢立抗拒事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懋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珎財徒為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

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珎財徒為
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俗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
從閑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勑催荅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
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
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
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
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
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
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
知虛空真佛帝時无荅遠曰若不藉
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
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又无荅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
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
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

又无荅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佛教其義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与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荅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无食

餉母如来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今侍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擔棺臨塟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无荅遠抗聲曰陛下今侍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辞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
前所圖意盛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録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
年閑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
准毀之尒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
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户鼷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薄録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
内蒸身攜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
遂隱於雲陽宮纔經十日尋尒傾崩
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
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
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
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

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
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

苹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殊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内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取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来得辯无奕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主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列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承指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无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逾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絶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
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
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
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
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慕晉
九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
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
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
語好浮奢罪則惠推過去无福則招
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
為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
深寧小撿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
推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躰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

恩隆天地校道廣利无邊見奇則神
通自在布化則万國同歸救度則怨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躰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

恩隆天地校道廣利无邊見奇則神
通自在布化則万國同歸救度則怨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无傷戒除外惡
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寧万物若家
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修之則兵
戈无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
曰昌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
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
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
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
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
惟莫大終莫見報何有信巳心智執
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
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
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
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翻況父之
親事輙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
招万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
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順必剪不可讓巳一名令四海懷惑外
乖太祖內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省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雖順必剪不可讓已名令四海懷惑外
乖太祖内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省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
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
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
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
祖康曰玄　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
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来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
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
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
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徵招
感无効自救无聊何能益國自廢已
来民役稍希祖調年增兵師日盛東
平齊國西定嫁戎國安民樂豈非有
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倘
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宮亦可立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
无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
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

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
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詑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尒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折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攝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来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不用寶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

頭陁蔬食至好長齊豈煩斷穀放任
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
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
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
授記无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
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拍泥犁以民
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
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
拔苦翦罰殘宮理是降魔君臨天下
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
迦維鄉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
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
物我感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
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无二可融若
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
則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則乍道乍俗
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
上下參倫何直遠流清化亦是近惑
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終恒殊天地
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
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終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終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陽然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然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
全異是故儒釋与无始俱興道俗共
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
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
道應自道无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勑
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
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
經五百卯通法化要假王力方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威毀功歸聖
旨道有興廢義无恒久法有隱顯理
難常存比来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笮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
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
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
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
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乱於所聞
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
唱而和乖生是非尋討慵短日懷憎
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
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便談
論偏駮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
喪德之娵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
合於禮明指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
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
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竭
白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
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

所恶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
往指同嗟況內由然命酒能乱神不

白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
貪財惠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
往招同嗟況肉由終命酒能乱神不
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宮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
何為頻制若使无損計罪无過言非
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尒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內斡
因宮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獘神
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
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獘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
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
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
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耐不飲猶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貴其不執融心与法性齊寛肆意共
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貴其不執融心与法性齊寛肆意共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猨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内外稱奇緇素高尚若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閏專虛而不實似空云雲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无能言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常然盜口閑百技觸事无能言通万
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適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鷦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逕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
測海寧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大則秋毫非小小
小无不小則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帝遂不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无勿
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
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
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
亦有鸜鵒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軌
木有无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
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
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
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日既久其
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録在
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
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
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
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兾因義
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
人並聡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

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

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
人並聡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

表即曰御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御
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
至長安延壽殿表見二十四日帝往
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
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歧公
奏訖帝允許之日佛理弘大道極幽
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
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
啓懇懇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
曹奏決上下含和定无異趣一日須行
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
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勑佛
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
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梨庶並
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
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
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
无畏下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鋭席中王公
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
无畏下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鋭席中王公
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白檢遵道之人勿須
翦髮毀形兼大道宜可存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无乏其民間禪誦一
无有尋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
譯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
掌礼上士詫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奴臣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
日王明廣咨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
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
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
既莩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

壞僧法此乃偏辟惑上先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庶怯堅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偽道人衛元嵩
既舉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品滅

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至難明大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庶怪堅
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
謝生知嘗攬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嵩言全
不狀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逞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敢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
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曹降
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訓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蔫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寘天人
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隲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
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蓁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風頗遣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羲於

僧房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
豊國寶殿為起非勞礼廢窮年土階
處之為逆故傅毅云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蓋褒之言非先王之
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惡无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貨文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自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
其度止涅槃經云不棄他財物常施
恵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
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
詞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爲棄乖儀

執行河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
誇蟻穴勸以夫妻為聖衆苟恣婚媾

訥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爲奪乖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婚媾言國主是如來與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主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辭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尤嵩必爲過罪僧官駁擯忿著耻辱謗言因生覆果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心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无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邑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鬚授四天鑣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閑古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亟有衛嵩擯加非難入堂不死豈勝不言昔虞堯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理推寘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

則天之洽天有逆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交福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傳棄若以理推寘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曾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通吉傳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穰災事多非一更訓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无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屠四天狀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負抑作民或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无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負應卒冥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為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各亦可殿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塲繡傳幡經用衣膿

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亟欺諸佛大盛

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
塔撤作橋舁之墻繡像幡經用衣膿

血之服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匝欺諸佛大靈
何容可負詩云旻天不駿其德降喪
飢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健
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
勲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
墳祭死煞生崇虛損實有勞无益初
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
百億前瞻无导後望誰勝能降外道
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
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辯横流
恕蒙安樂為將為師名高位大寺存
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遵
之以求福況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
无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
古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
就使弥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无行冨僧從課有理有
德貧僧奪寺无辜至如管蔡不臣
未可姬宗悉裁卜商鄙恡詐可孔
徒頻聚牧馬童兒先去乱群之馬放
牛竪子由寵護群之牛庄子曰道无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佐焉未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庄發致
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

牛豎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无不在契之者通適得佐焉未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摧道爲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无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珎謀量和寶醜辭出自偽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閔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名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柘天下怯望事在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中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七尋攷格

臣廣又對竊以山苞蘭芝海藴龍虵美惡雜流賢愚乱處若龍虵俱寵則无別是非若蘭芝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群臣三則天无違善之議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

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
風二則不惑群邪三則天无違善之

議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
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
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
獘姚民之兵聖衆歸往豈獨龜兹之
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内明開發大
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
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形逭
服為異常人姣縱无端還同愚俗无
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
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庄老之
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
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
教剋己服礼觸事多違礼去鍇乾不
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
未見巵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群庶民不麑卵廣既少染玄
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麑卵之
民復去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
化由道洽政以礼成榮辱所示君子
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莠
須分條桀　初　樹豈當盡哲廣又對
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

為上礼去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置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

須分條來　切　樹豈當盡哲廣又對
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

為上礼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匱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
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
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霸竊為
不顧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
孝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
以嵩向背鉾插自妨上言惕人敬石
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嬌妻愛子
畜生亦解詠懷尅念何其陋哉孝經
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
背親之談亦可曾參事於孔子便為
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
脩合礼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
大象无以暢五音不聲大聲无以至
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无以暢至嵩
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
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
叛姜自拓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
不任忠臣之用逭夫之婦終失貞淑
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嬉厭道

還俗非是令終与彼　嬖女乱臣計將
何別天无長恶何久全身背真向俗

不任忠臣之用逭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婚厥道

還俗非是令終与彼嬖女乱臣計將何別天无長恶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異珎在人共寶玄偶別義遐途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邪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輙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万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无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礼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田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万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景郁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

忽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搆四户八窓可无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

郫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
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

忽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搆四户八窓
可无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
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
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
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无太公要
得羅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
顯卯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
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
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褐鍾三
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灾起七年崔晧
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
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无嵩天喪
无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
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
善夫怨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
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
豈宜駁損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
嗟傷愚謂此途未光罔德何為敬儒
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
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
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
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
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絶三寶之

田頓立天无不覆地載寛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國

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
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絶三寶之

田頃立天无不覆地載寛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國
之裏可无賢僧伏惟天光皇帝舉德
納賢招英簡隽去煩就省州存一
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含利者還
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揚以開道志
寐之侶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
无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
之帝葉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
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悖塊浮以
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
德誰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韓長鸞
受書内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内
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畫澄
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
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譯曰
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
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殷
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
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
故請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
寥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
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
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
實廣又荅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
孔教不真譯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
教不真
廣荅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
已陳豈稱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
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
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
人躓頓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
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荅昔
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
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
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
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
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　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与上書人等面辭

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三月一日　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与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内史詫跋行恭宣　勅旨

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

朕以闇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

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攬所有

撿校卿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内

史上大夫宇文譯宣　勅旨佛教典

来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今形

服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